



不能走那條路



劇 本 時 裝
李 華 原 著
李 劍 改 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錄

不能走那條路（時裝劇）

李 準 原著
李 飴 改編

費餘糧（短劇）

劉 炳 著

不能走那條路（時裝柳劇）

李準 原著
李翊 改編

時間：一九五三年秋天
地點：河南某農村

人物

宋老定：簡稱「定」

東山娘：簡稱「娘」

東山：簡稱「山」

秀蘭：簡稱「蘭」

張拴：簡稱「拴」

王老三：簡稱「三」

（1）

拴：（上）唉！真是倒霉呀！（唱）張拴生來時運低，不種地搗騰牲口我着了迷，實指望販賣牲口看大利，誰知道事事不乘我心意。今春貼本幾十萬，壯牛犢換來一條小毛驢，幹部好心幫助我，我當成諷言刺耳心生氣。這回去到周家口，用錢買回來一堆泥，這趟買賣不容易，磨破嘴皮勸我妻，我妻再勸孩他舅，他舅又勸孩他姨，這我款子一百萬，想使它給我爭口氣。不料想老口牲口賣不上價，忙的我趕罷東集趕西集，多虧行戶老三叔，看交情貴賤脫手沒說的。牲口錢只打手心過一過，要賬的數錢我皺眉，賣罷牲口扭頭走，怕的是碰上孩他姨。（擦汗）。

（白）唉！買回來兩頭老口牲口，今兒個硬着頸子稀臭火賤的賣出去了，錢還沒到手就給要賬的分光了。孩他姨父的賬還是還不了，回家說個啥哩？唉！見面再說

吧！反正窟窿踢的不算小。（唱）

踢下窟窿捎上眼，好似黃香膏藥貼身上，回去碰上孩他舅，問我幾句咋答腔。前思後想沒主意……（想介，內小孩們笑着唱：「搗騰牲口主意高，袍子換件小夾襖！」哈……哈……哈）

（白）唉！（唱）小娃們亂說亂道我臉無光！（發愣）（王老三上）

三：張拴，趕緊集咋不進家呀？

拴：嗯！（想躲開，見三）哦！老三叔呀，你也回來了。

三：天不早啦，回來還有點事要辦啦。

拴：哦！（欲走，心思不定地）

三：（看四周無人）拴！東莊哩孩他姨父趕集沒碰上你吧？他叫我給你捎個口信啦。

拴：啊！孩他舅？（吃驚地）

三：我不說你心裏也明白。

拴：我又不憨不傻的咋不明白。（心裏難過地）

三：哎！你打啥主意？（看拴）這天天惹得連襟親戚臉青臉紅的，可真是兩下裏都不好看。

拴：唉！有啥法，反正……

三：哦！你不是說要賣地嗎？

拴：賣地？（想）誰家要？

三：你還看不出來嗎？

拴：這兩年有幾家活潑點，可人家不一定要地。有兩家中農戶買得起，可是見面就叫窮，誰也不敢動這大本頭去買地。

三：這也不能怪你，成天掂鞭趕牲口，時常不在家，對村裏事可就不摸底啦。

拴：種莊稼反正不解渴，欠下一屁股債，啥時候能還清？賣點就賣點。到底是誰要呢？

三：（輕聲）老定！宋老定啊！人家呀，（唱）人家是個翻身戶，

拴：（白）這我知道，俺兩家分的地挨着哩。

三：（唱）前年就參加了互助組；

拴：（白）嗯，我和東山一起入的組。

三：（唱）這二年他家可是富，

拴：（白）富也不會借給我點啥，我已退了組，又有啥用呢？

三：（唱）宋老定；存根攢錢想買二三畝！

拴：唉？（發愁地望着路旁的地）他想要我那塊好地呢？

三：（唱）勸你不要太發愁，賣了地有本再販牛；從來好地好出手，薄地難賣無人求。

我勸你把好地賣，也得得他舅要眼跟後頭；仗本求利再去撈一把，三二年往後能

住樓！

（白）賣了吧，聽我的話沒錯兒，買賣牲口我幫你的忙。

拴：行！（唱）

沒有青山我買柴燒，將本求利主意高；該他舅婆眼使人惱，種地不勝搖鞭梢。

(白) 賣！

三：賣！

拴：噠，死死也得再扮一把！

三：對！死死我也要幫你撈回來！

拴：賣是要賣，可是——(唱)

二畝四分黑氤地，全村有名的一桿旗；地價我可要的貴，百萬元能高不能低。請你給他說詳細，再也不能往下低。

三：(白) 哎哎太貴了吧！

拴：(接唱) 他要嫌貴話不提！

三：行行！(接唱) 我動動嘴皮他準依。(笑、欲下)

山：(內喊) 拴兄弟！拴兄弟！

三：(着慌的) 我去啦。他來時，你要少跟他說話，千萬別對他買賣地的事兒。(更輕聲的) 他可是一個黨員哩！(慌下)

山：(上) 那不是老三嗎？(三回頭望一眼，不自然的急下。拴欲走) 拴兄弟，咋口這回可賣了吧！

拴：(不自然的) 嘿！賣了。

山：够還賬嗎？

拴：噫，夠吧。

山：夠？不夠吧。剛才弟妹找您嫂子說要求回組，聽弟妹說，牲口賣了，也還差好幾十萬元哩。

拴：唉！不假。

山：可別胡搗騰了，回組正幹吧，我幫助你搞好生產！

拴：王老三已承許幫我的忙了。

山：王老三？

拴：噫！他承許幫我買賣牲口。

山：我早就知道了。外邊風言風語的說，你要賣地是吧！

拴：噫！（想什麼似的）東山哥我問你，您兄弟又寄錢回來了嗎？

山：不斷寄。他在外面幹木匠活，有積蓄就往家裏寄。

拴：噫噫！這就差不多。

山：啥？

拴：我想着您家，光憑糧食成不了事兒。

山：（悟）哦！

拴：您老和俺老在舊莊是好朋友，咱倆現在也不錯。我想俺大爺，一定不會虧我吧。

山：俺爹對你說過啥話嗎？

拴：沒有。是王老三透的口信。

山：拴兄弟呀！（唱）

王老三曾給地主管過賬，青皮苦瓜味難嚐；他以前見咱不理睬，現在見咱耍花槍。他幫你爲的是拿行用，那管你賣地又賣房？咱兩家從來交情厚，老一輩就是唇齒兩相幫！土改分地緊連攏，參加互助一起忙；日子剛剛才算好，你不該扛起皮鞭胡亂鬧。放地不種想發財，胡搗騰怎會住樓房？自己搬磚砸爛腳，落得如今痛難當。我勸你回心轉意回家去，見了弟妹多商量；決心回組好好幹，解決困難我幫忙！我先借給你五十萬，組員們都願幫你娘，我有吃不忍你挨餓，我有住不忍你睡路旁。手摸胸臆想一想，這樣做法多荒唐！黑氣地埋着你的爹，老坎地賣去不應當。

（白）拴兄弟，你忍心將那塊老坎地賣出去嗎？

拴：（泣不成聲）東山哥，我……聽你的話！（唱）

人有臉來樹有皮，東山哥勸我是正理，過去我是走錯了路，嫌種莊稼沒出息；這幾趟事情教育了我，從今後再不販賣牲口把心迷！

山：（白）好！只要不胡亂搗騰，回組好好幹，我晚黑給你送錢。

（內喊聲：「東山！縣裏派人找你哩！」）好，就去啊。拴兄弟，你先回去吧。您嫂子也在您家，弟妹不會給你生氣。去吧。

拴：好！那你，去忙工作吧。（分下）

定：（內唱）一路喜壞我宋老定，（上唱）滿眼莊稼黃澄澄；

一桿旂，面前橫，黑氣土，香氣濃，伸手捏塊土，將土放手中；一年兩茬起，誰見誰眼紅；那邊流水壕，清水澆地鬆；這邊有車道，平時少人行；人人見了人人愛，張嘴誇好不住聲；這幾年雖是張拴種，往後該我把它耕；人老骨硬種不動，自有東山把它種！當老的操心爲兒女，治下家業是正經；人老幾輩沒置地，這回輪我難放鬆！

娘：（白）嘿！好地！好地！（看看布袋，笑，小圓場）東山他娘！（邊說邊上）又上那兒啦才回來？剛才縣裏來人找東山，賊誰都賊不應！（見狀）

啊東山他爹呀，這布袋

定：嘿！剛從南莊借來的。

娘：哦，想是給合作社送糧食。（想）水車還沒來哩，慌啥？

定：這一回呀，賣給私商。

娘：賣給私商？

定：嘿！這還是王老三一口說合的，價錢要比合作社高一點。

娘：哦！（想）你前天不是說留看看哩嗎，怎麼今兒個就急着賣它？

定：少說點，快去裝吧。

娘：慌啥哩。孩他爹呀！（唱）這點糧你不能隨便亂動，

定：（白）咋啦？

娘：（唱）咱東山早與社裏訂了合同；

定：(白)他想幹啥？

娘：(唱)指望它換回來水車、豆餅，

定：(白)他說的不算！

娘：(唱)這一回你要包辦可不中！

定：(白)包辦！哼！就包辦這一回吧。

娘：東山是一個黨員，要是說了不算，人家批評他，叫他臉往哪擱呀？他想的對，還是爲咱多打些糧食。

定：糧食多了放着幹啥，不還是爲的治家業嗎！(吸煙，看娘，)(唱)咱兩口合起來一百多歲，一輩子給人幹活沒塊地；

娘：(白)土地改革不是分給咱們地了嗎？

定：(唱)當家人就該說當家的理，到後來子孫滿堂吃啥哩！

娘：(白)你說的也在理。(想)哎，真好忘事。東山不是說過麼？互助合作起來，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就不用愁那些了。

定：哼！種地不是吹糖人。這二年互助幹活，糞上足了，翻弄夠數了，產量還會再提到天上去？可往後呢？孫子、重孫：……這地不會生金呀！人添地不添，指啥吃飯？

他們不埋怨咱沒材料嗎？

娘：別說了，想恁遠咋？東山說過：將來用機器種地，糧食打的多。(想)唉！我也鬧不清，反正您說的都有理。

定：你別愁，東山不會不願意。這是爲他好哇。咱當老的不治下家業，到孩子們受罪時耳熱眼跳的就沒好了！我合算過：東林那孩子寄回來的錢，才只五十多萬，不賣糧食算不中，任着喝稀點。孩他娘，那一桿旂地，聽說要這個數！一百萬往上不往下。

娘：老天爺！嘖嘖！那水車豆餅就不買了？

定：你迷啥！多二畝好地還怕沒水車使？去收拾糧食吧。

娘：總得給孩子商量商量才好。

定：商量啥？這是爲他好。哦，你說他是黨員哩是吧？可咱總是他的老哩呀！快去吧。

娘：總是商量商量才穩當。（邊說邊拿布袋下）

定：唉！東山那孩子啥都好，就是心眼太死，一百斧子劈不開。看的好像也怪遠，張口閉口就是社會主義咋好咋好，可就是不知道顧自己；滿嘴爲大家爲大家……性子又死……

山：（上）爹！

定：（難張口，想介）東山，縣裏那位同志找着你沒有；又有啥新工作？

山：找着了。談了些生產的事。他說水車明天就運到合作社啦。

定：嗯！到不到反正咱不能要。

山：啊？不能要……

定：東山我問你，張拴賣地那事兒，咋樣了？

山：人家不賣了！（靜場片刻）

定：哎，沒那話！（唱）

清早我碰見王老三，他說是張拴賄賂賣地等用錢；一桿旂好地我摸底，黑氣土見兩地發壇。

（白）那塊地呀，只要一場猛雨，比上費還來勁！（唱）

土改時把它給張拴，我就想咋不分給咱；（看一眼山）不過咱是幹部應謙讓，如今變，錯過機會不是玩。

（白）東山，地是老本呀（唱）莊稼人是啥最貴重？澄二畝好地理當然。

山：（白）爹呀！

定：（唱）我是爲你來打算，要不我爲啥積攢錢？

（白）東山，我還能跟你一輩子啊？

山：爹呀，別胡想了，別聽王老三胡扯，張拴那地不賣了。

定：不賣？他踢一屁股誰替他還？

山：（唱）我剛才和他把話談，他言說不賣地要搞生產，咱和他都是貧僱農，應當幫他解決困難；四口人沒地咋吃飯，過去的日子使人寒！咱怎能去買他的地，怎能讓他沒吃穿！

定：東山，我明白了。（唱）

你不敢放賤買地片，是不是怕人說你是黨員。人家買地咱家看，好肉不叫淨往外

端；他賣地咱買地兩相情願，怕誰暗地說閑言？咱沒憑黨員去訛他，咱買地誰能來阻攔？

山：（白）爹！話不能這樣說。張拴想賣地不假，可不賣也行，只不過得借幾十萬塊錢。定：借錢！誰肯借！

山：爹！咱不能眼看着人家破產哪！我已經承許借給他五十萬……

定：（發火地）你，你，你啥時候承當他？

山：今晚黑。

定：（氣咄咄直蹦）那錢是東林掙的，不是你掙的！你借！你咋不把我借給他？你咋不，

……（走遠又折回）你爹還沒死，你還當不了家！哼！（氣下）

娘：（急上）東山他爹！東山他爹！唉！東山哪，你還不知道你爹的心事，盡在盤算買那塊一垧旗地。你妹子有喜事啦，我問他要過幾百回錢，想買點東西送去，他死也不給，就想着買地！你哩，拆了他的台，還要硬和他打營！唉！你爹氣出病來，也沒你的好。我找個人勸勸他去。（下）

山：唉！（唱）

穀穗兒出齊眼是秤，青苗苗能斷收幾成；也怪我平時太大意，才刮起今天這場風。窩解放以來爹高興，常說越活越年青；互助生產家富裕，原來他省吃儉用有原因。窩想存錢爲何用？各人自點一盞燈，他要買地我買餅，他的心思我看不清！春上我租買水車，我爹連連說不中！前些時我與社裏訂合同，回來父子把氣生，這幾天風言

風語這些信，直到今天才看清，買地的思想須改造，那條老路不能行！

蘭：（扶定上，娘隨上）（白）爹！他又惹你生氣了，等我好好說他一頓。你先裏屋去歇一會兒，消消氣。

定：好好順說順說，千萬別大吵大鬧，傳揚出去不是啥排場事兒！

蘭：我知道了。（娘扶定下。蘭笑，走近山）生氣了是不是？

山：沒啥。

蘭：你還不知道咱爹那心事？管他幹啥！（笑着望着山）

山：（站起）啊！你咋也說這話！（唱）

虧你說出這句話，疙瘩看消我要解開；不管咱買或別人賣，袖手旁觀不應該！不能看着張拴把地賣，賣了地害了他妻子和小孩！見誰有困難我解決，共產黨員不能空掛牌！

蘭：（白）對！（邊做活邊說）張拴叫我對你說，他一定聽你的話。他正計劃着秋後翻地搞副業生產哩。

山：（白）我以前對他沒盡到責任。（唱）

麥前我上縣裏去一趟，路過他地頭真心傷；退了組他不好好幹，大塊的麥子長成了香！鄉集人來來往往都把閑話講，都說是種這地的太荒唐；話到耳邊嗡嗡響，耳熱臉紅像挨了一耳光。

（白）雖說我幫助他不够，可也不像你說我那樣。我咋能只顧自己呢？虧你是個青

年團員哩！

蘭：我問你：你在我跟前能說會道的，咋就不在咱爹面前說呀？

山：我一開口，他站起來就走，叫我有啥辦法？

蘭：我得批評你，平時你見咱爹連句話也不說，在一起坐不上五分鐘，你飯碗一端出門去了；衣裳一披，上鄉政府去啦！你當你的黨員，他當他的農民……。

山：（笑）好哇，你倒給我上起課來啦。

蘭：論上課呀，我還是你的學生哩！

山：你說的很對，今後改正吧！

蘭：以後還得多幫助我領導好互助組呀！

山：唉！怎麼互助組長向組員求起幫助來啦！（笑）

蘭：你這是啥話呀！（唱）

要想工作搞的好，互相幫助共商量。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主觀辦事欠妥當。你說這話是啥思想？難道說組員不能把組長幫。

山：（白）對！工作就必須這樣，互相幫助，大家出主意才能搞好互助組的工作，剛才我說錯啦，向你作檢討好不。

蘭：（笑）嘿！這才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正確態度呢。（唱）

咱祖國一天比一天不一樣，到處都在建設大工廠。我心中常常這樣想；啥時候才能成立集體農莊。機器耕種機器收，又省力又省時還能多打糧。莊員們吃好穿好玩

的好，要比咱互助合作十分強。到那時咱倆會有幾個孩，個個長的都堅強，女孩穿上大紅襖，男孩穿上新衣裳。幸福的社會人人愛，再不會賣地賣地鬧饑饉。

山：嘿！我有妳這樣一個思想進步的愛人，真是值得驕傲，不過你這急燥思想也得批判批判。

蘭：我想早點看到集體農莊，過社會主義社會還不好嗎？

山：好當然好，你要知道社會主義社會，集體農莊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常言道：「萬丈高樓平地起」，咱們目前還得把互助組合作社大力的搞起來才對呀！

蘭：對！我這急燥思想應受到批判，請你批判吧。

山：（笑）嘿！這才是一個青年團員應有的正確態度呢。

（兩人同笑：內定聲：「他借讓他借，只要他有錢，那怕他借給人家萬里江山哩」，「娘內聲，小聲點，也不怕孩子們聽見笑話你！」，山，蘭偷笑）

蘭：別笑出聲來，叫爹聽見又要嚷啦，走！再教我一課算術去。

山：你學的怪上勁呢！

蘭：不上勁咋行，再過幾年昨去開拖拉機呀！（拉山笑下）

定：（上）情借啦，總不能把我也借給人家！

三：（上）老定哥！哦，跟誰生氣呀？

定：沒有！沒有！坐吧。

三：不，咱到外邊談談吧。（走動）老哥，張拴那地有門路了，錢準備好沒有？

定：我聽說，他又不賣了？

三：賣！這事包在我手裏。就是地價又高了點。他要一百一十萬，往上不往下。

定：一百一十萬？又高十萬啦？

三：哎，沒啥，便宜着哩。明年一季麥就撈回來一大半了。

定：他真不賣，我也不強買。

三：（拍定肩）老哥，這機會可不能錯過！你看：你現在有二十畝地，再買個十幾畝僱個長工。老哥！出了一輩子力了，也該歇歇享享清福啦！（陰險地看定，定不語）哦！大哥，你自己好好尋思尋思，成不成在你一句話，不過機會難得呀，嘿，嘿！（喜皮笑臉地下）

定：長工？享享清福？我也能僱長工嗎？（唱）

我過去受苦又受難，給地主扛活十八年，累死累活苦着幹，成年成月牛馬一般，王老三他給地主把賬算，對待俺窮人刻薄又尖酸，解放後地主勢力被打垮，王老三又換上一幅假臉面，他從前對地主擠眉弄眼，到如今見了我笑的歡，呸！搖頭擺尾你不要臉，專浮上水把人騙。

（白）唉！我咋走到場裏來了？（看垛）（唱）

場裏麥稻堆的滿，一個更比一個圓；（想）哼！只要是那塊地買到手，不說今年看明年，眼前我家麥垛高又大，張拴的垛小得像雞罩般；我過去和他爹同受苦難，如今是張拴賣地我置產。